

我的文学观



苏笑嫣，1992年生于辽宁，蒙古族。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读文学博士。作品见《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民族文学》《十月》《钟山》《青年文学》《星星》《扬子江诗刊》等。获第十届“辽宁文学奖”、第七届“徐志摩诗歌奖”、第七届“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诗选刊》“中国年度先锋诗奖”等。出版有诗集《时间附耳轻传》、长篇小说《外省娃娃》等。

诗艺的探索及对现实的回应

□苏笑嫣(蒙古族)

这两年我主要是进行诗歌创作，所以想就这个体裁来简单谈谈，现代诗与当代诗的观念是否应该、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折射、介入和重塑现实。

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我们难以摆脱的一个难题。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基于我对当代诗的阅读，因为语言本体现在当下被非常多的诗人（尤其是年轻诗人）抬到了压倒一切的位置上。此外，以“美”为核心理念的“美的诗歌”在当下依然流行（类似于“美文”写作），这种诗中依然最符合一般读者对诗的期待，而在大众中传播得最为广泛。语言意识与“美的诗歌”在现代诗歌写作中的呈现并无不可，但当它们走向各自的窄门，并各自在专业写作与大众传播领域独占鳌头时，实际上都简化了现代诗的可能性。

其实，无论是专业写作中所体现的语言本体观，还是为大众所钟爱的诗美呈现，它们在表面上看似南辕北辙，实则整体上都显示为一种“纯诗构想”。人们对诗的认识从摹仿

论、工具论进化到诗歌艺术的自主自律性，并呈现为诗的语言意识，这是诗之现代性的重要体现；朝向情感领域和内心世界的收缩，也成为关于诗的一般想象。然而，当语言过度膨胀，当愈加窄化的“纯诗”追求导致诗与现实的脱离，“纯诗”就不免因其自身的封闭而成为一种空洞的理想。当“纯诗”走向“语言诗”的偏僻一隅，现代诗的语言游戏就不可避免，这显然已经构成现代诗的局限。不独在现代诗的创作中，语言的景观化实际上已经充斥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房产宣传的广告语，它们在塑造生活方式和生活美学方面，又与“美的诗歌”在形式与目的上有多少不同？词语替代了生活，词语的景观化不仅掏空了词语，同时也掏空了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面貌下，现代诗又该如何审视自身的位置，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呢？

我们要争夺词语。对于诗来说，语言是它最基本的粒子和最根本的基础。但我们又不仅仅要争夺词语——现代诗必须从它的“语言本体”中打开，从而获得艺术的力量

和尊严。要说明的是，现代诗向现实的敞开，绝非简单回归其历史和来路，而是要在保持其自律性和现代性的前提下，对现实进行呈现。现实需要接受来自现代诗的自觉性审视，或者说，诗需要有意识地将意义投射到艺术行为与现实生存中。

或许可以认为有一种广义上的“纯诗”理想，它代表着对诗美艺术的追逐。这种广义上的“纯诗”并不对应于任何具体的写作方案，它的“纯”在于诗的独立性、超越性等自身的价值，而不是落实为诗歌经验范围的差异。既然如今我们的生活与存在呈现出巨大的多样性，那么诗歌对现实的呈现必然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单纯和便捷，重要的是要呈现出这多样的现实生态，是要在探索、揭示与呈现现实的过程中，展示出诗的非功利性，是要在存在内部去探寻它的内在关系和我们的位置，进而揭示万事万物的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强大扩充性的过程，现代诗不仅要为自身的艺术性而不懈追求，而且也必须对催生这一艺术的现实做出回应。



是理想也是信仰

□胡晓霞(羌族)

胡晓霞，1989年生于四川北川，羌族。儿童文学作家，澳门科技大学创意写作专业2022级博士生。出版作品26部，短篇散见于《儿童文学》《七彩语文》《中国校园文学》《科幻世界·少年版》等刊。曾获第三届少儿科幻星云奖新星奖银奖、第四届少儿科幻星云奖新星奖金奖、澳门国际儿童文学奖“最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提名奖”等。

我出生于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禹里羌族乡，那是一个有着绿水青山的羌族小镇。镇上有两条街，一条叫上街，一条叫下街。每年十月初一庆祝羌历新年的时候，我们会身着羌族盛装在街上漫游。到了晚上，大家会聚集在民族中学的操场。篝火熊熊燃烧，周围插满麦穗的啤酒一坛坛整齐摆放。所有人手拉着手，唱着羌歌、跳着萨朗，快乐的步伐飞舞在所有人心中。唱累了，跳累了，老人们就要讲故事了。大禹治水的故事是要讲的，学校门口的禹山就是禹母抖落鞋里泥沙堆起来的，当时洪水泛滥天下，禹父鲧受命治水，长年在外，禹母就天天都去望崇山等他回家……

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考上北川中学，班主任文世琼老师跟我说，考上了北川中学，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等上了大学，就能走出大山，就能看到美好又广阔的世界。她相信，到那时我一定可以实现理想，真的当上作家。

然而文老师没能看到我当上作家，她在2008年“5·12”特大地震中不幸遇难了。与此同时，我也在北川中学目睹了无数死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非常痛苦，一直在思考死亡。人是人，灯是灯，凭什么人死就要如灯灭？直到我敲打着键盘写下文老师他们的时候，我才慢慢意识到写作之于生命的意义——我要用文字给他们创造一个世界，我认为他们的心脏会随着我每次敲击键盘的声音而重新跳动，会在读者们的一遍遍阅读中变得日益鲜活，如此，他们的名字就不会被遗忘。抱着这样的目的，我写完了《北川往事》，在这之后我再次确认写作就是我的理想。在写作中，我能感受到我的每片灵魂正在被重新收集，它们在词语和词语的摩挲中，终有一天能为他人添一些微光。

我选择了创作儿童文学，但这绝不是避“重”就“轻”。因为我相信儿童文学正如汤素兰老师所说，是“最为坚守人类美好信念的一种写作”。在这个世界里，树木花朵、湖光山色、晨曦雾霭，般般皆可可爱；但它并不止于此，它还会让我们坚定地相信这个世界有闪耀发光、令人向往的价值，又能让我们跳出生活万事宜意、一帆风顺的假象。于我而言，它是号角、是鼓声，是理想也是信仰。

我想要写这样的故事——始终守住“希望”核心，又不惮于探索自我极限。因此，我一直在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写不同的，但同样有意思、有力量、有温度的故事。我在《禹里镇的慈悲》和《石泉镇的小米》中构筑了回忆中的羌族聚集地，传达了北川羌人友爱、勇敢、善良的品质；在《怪梦奇谭》系列里连接了传统文化，植根于成语故事，采用章回体进行二度创新；在《机器人哪吒》《机器人李白》等故事中，结合上古神话和赛博朋克、新怪谈形式进行演绎；在中医药科普系列中，请“虾博士”为大家图文并茂地讲述中华民族传统医学……

这些故事让我重新生长并且逐渐长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更重要的是，我想努力用这些故事在孩子们心里埋下一束光，让他们在人生的至暗时刻也不会恐慌。我的文字会温暖他们，就像我当初被诸多善意包围一样。

在内心找寻一个情感的支点

□费城(壮族)

1998年的夏天，我的父亲终于下定决心告别矿山，带领我们一家重返故乡。与往常不同，这一次我们全家将在故乡这片土地上长住下来。用父亲的话说，叫“叶落归根”。

故乡之于我，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我成长的记忆里，童年是在黔桂交界的一座矿山度过的。在那里，我经历了人生最初的启蒙和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父亲当年是一名煤矿工人，从事煤炭掘进工作近30年。在他的矿工生涯中，亲历了无数次矿井透水、塌方、瓦斯泄漏等险情，所幸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全身而退。直到那座矿山濒临破产，父亲不得不带领我们一家，回到数百公里外的桂西北故乡——雅楼村。

故乡是一个陌生的所在，这里没有我成长的印记，更没有熟悉的山岗，甚至我的生活和语言方式都与之格格不入。那年我14岁，转学到故乡的乡村中学就读。说实话，故乡让我感到沮丧，我年少的心中时常有逃避的渴望。我的父母正在为生计而焦头烂额，终日早出晚归，挣钱糊口，已经很难顾及我的学业。在他们看来，及早攒下一笔钱盖房，才是最紧要的事情。在故乡生活的那段日子，语言的隔阂使我变得自闭，即便见着相熟的亲戚，也会感到窘迫不安。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试图在内心建构一个“世界”。

我终于开始写作。在那个月光凄迷的夜晚，萤火虫在草床间鸣唱，房梁上稻垛堆叠，厚实而温暖。我伏在床沿，透过窗纸，看到流水般的月光淌过窗台，静穆安详，感到无比宁静。那样的月色、星光和故乡，流动着梦幻般的色彩，使我陷入无限遐想。

那一夜，我的笔头蘸着窗外的月光，写下生平第一首诗。从此，我的心灵开启了一扇窗。那是点亮内心的一盏明月。我开始拼命地写，写内心的渴望与向往，写另一个故乡与村庄，以及内心一闪而过的风景。我不知道段落与句子的区别，甚至分不清诗歌是一种怎样的体裁。只隐约感知，那些文字分行错落之后，会呈现另外一种不同的效果，更容易接近内心、契合情感、震撼灵魂。

当我无意间意识到诗歌的非凡魅力时，心头忍不住兴奋起来。文字给了我心灵的慰藉和情感的依托，使我茫然不知所措的内心变得安静。我开始写那些分行的文字，捕捉心头一闪而过的火花，把心中的苦闷、欢喜、惆怅或青春期的懵懂汇集笔端，写上纸片……

如今，写诗已逾20年光景。回头再看，当时对诗的认识竟是如此纯粹，那些内心隐秘的想法，无论悲喜，都具备了诗的属性，同时暗合了自己一直以来对诗的理解。

后来，我离开故乡外出求学，如今亦混迹在城市的钢铁丛林中生活。我依然痴迷于那些黄昏时分暮色降临时的静默氛围。当暮色低垂，我喜欢到阳台站定，眺望远处的光亮。此时，缓慢的、泛着青灰色光芒的夜色，开始浸透我的全身，溢满我的房间。夜色幽冥中，一种静穆的错觉在四周漫开，这正是我所渴望的写作氛围和状态。

几年来，我的窗子一直这么敞开着，在微凉的晚风中颤抖摇晃，仿佛这座城市一只深邃的眼睛。直到夜色升起，星光洒落纸上，我开始在这样的时空里写诗。那些淡淡、幽暗、沾染着夜色的诗行，与我内

心洋溢的色彩非常接近。现在，夜色正在窗前不断堆积，在我身旁有一些东西，书籍、茶杯、几盏破旧的桌椅，以及从郊外采回的野花，它们在夜色的濡染下，慢慢失去了最初的颜色。我知道，那些缓慢的光阴，也会消磨掉我脸上的青春，包括那些沉浸在时光中的事与物，都将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隐遁到某个无人知晓的地方。这是夜色给我带来的启示。

许多时候，内心的焦虑制约着我的行动和思考，写作也变得谨慎。我曾尝试在词与物、文本与内心之间寻求一个支点。对于那些带有个人经验、生活境遇与心灵体验的写作，我时常怀有一种戒备心理。一方面，或许与我多年形成的矛盾心理和个人成长经历有关；另一方面，我对于修辞的表达，始终处于一个模糊的认知阶段，词语的运用和诗意的技术性表达，常使我不知所措，陷入某种慌乱与困顿的写作境地。

如今，我已离开故乡多年。在记忆深处，依然飘荡着故乡事物：含香的稻米、闪亮的炉灶、烟火的味道……那些旧年影像清晰可辨，仿佛近在咫尺，又如此寂寞遥远。所有成长的印记，快乐抑或忧伤，都沉落在心灵底片上，凝固为石，风干成心中的影像。对于这座生活的城市，我谈不上喜欢还是厌恶，因为我必须在这里找寻一个栖身之所，同时还需要像麻雀一般觅食、抑或歌唱。我时常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打量这座城市，当我走在光影变幻的霓虹灯下，抑或穿行在奔忙的人群中时，依然感到孤单。这种心灵体验和不确定性，让我更容易接近人们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和生活状态。



当我走在路上，抑或流浪远方，唯有诗行，能够给我带来些许心灵的温暖。更多时候，我在内心做着无声的抵抗，试图用文字诠释对前途的迷茫，以及内心的种种焦虑。我以纸笔为杖，行走在城市边缘，像一个懵懂的孩童，构建自己的诗意版图。

夜色微凉，远处山顶上的灯塔射出灯光，稀释了小城喧嚣与沉闷。在冷酷与静穆并存的夜晚，现代建筑将城市的夜色切割成有棱角的静默。我推开锈损的门窗，望向窗外四角的星空，在微凉的键盘上敲下这些似是而非的词句，渴望着在内心找寻一个情感的支点。

新质生产力与文学新动能

□凌春杰(土家族)

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的能力，其发展代表着社会的进步。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一词，此后又多次作出深入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全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破方向、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新质生产力催生了新的生产关系，生成了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变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推动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同时，也深深影响着包括政治、文学、艺术等在内的上层建筑，是推动当代文学谱写时代之歌的强大动能。

新质生产力为当代文学提供新题材

新质生产力不只带来了全新的经济形态，还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情绪情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成果可以说是当代文学新创作题材的源头活水。

新型人际关系涵养了当代文学的叙事核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培育了新人的人格气质和人际关系，这表现为现代文明和城市化对传统熟人社会关系的解构，以及新城市社区对半熟人社会关系的催生。即时通讯与网购等生活方式的变化，强化了与半熟人社会关系相关联的半陌生人社会关系，线上熟悉而线下陌生，成为一种新型人际关系。现代网络所构建出的虚拟空间，带来个性化的匿名关系。ChatGPT改变并重塑了人机交互方式，从人人关系中嬗变出人机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不仅带来叙事视角和叙

事方式的变化，也带来文学书写对象的转移。近年来，反映新型人际关系的作品相继涌现，如匪亚的《北斗星辰》展现人在技术攻关中如何百炼成钢，感非的《深圳宅女》叙写都市人的世态人情，张慧娟的《桑间》探讨相互搭叠的人际关系等。这些作品对正在生成的新的人际关系进行书写，关注时代演进中人的命运和情感。

新的题材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叙事主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劳动资料更加丰富，劳动对象更加多样，二者的相互转化也更加灵活快捷。以体察时代生活为己任的当代文学，要深入观察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生的持续而深刻的变化，关注新质生产力带来的重大鲜活的新题材。写作者要聚焦因新质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新业态、新生活、新成就，关注与新质生产力紧密关联的深空深海、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新领域，叙写时代变革中人们创造的大装置、大数据、大模型、大创意、大空间，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的新型审美规范。这类题材的作品已有不少，如赵雁的《筑梦九天》、龚盛辉的《中国北斗》、叶梅的《聚然》、陈新的《嫦娥揽月》等，它们以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技术变革等为对象，通过生动曲折的叙事，展现科技推动下的时代巨变。

新的应用场景预示了当代文学的生活场景。新质生产力催生了无数新的生活场景，构建起全新的智慧城市和智慧生活，这同是当代文学的重要题材。郭超的《共享单车：奔向美好生活》表现新生的共享经济，马金莲的《众筹》展现网络发展下的众筹、打赏等新经济方式，石一枫的《人魂枪》书写了智能生活与人机交互……新时代以来，我国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广大乡村已发生深刻变化。山乡巨变作为宏大生活场景，出现了无人农场、观光农业、现代民宿等众多新元素，这也是文学记录时代变迁极为重要的抓手，催生了欧阳黔黔的《莫道君行早》、关仁山的《白洋淀上》、王松的《热雪》等一批优秀作品。

新质生产力为当代文学开拓新空间

新质生产力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创新发展创新融合的结果，是人们在顺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把种种想象变成现实的奋斗成果。它在创造全新的经济形态时，也为当代文学开拓了新的空间。

为科幻文学拓展想象空间。想象是人类前行的重要动力，也是文学的重要元素，科技的加速发展使想象与文学同步前进。从近年来科幻文学的发展来看，新质生产力为文学拓展了异彩纷呈的想象空间。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广泛运用，以对新质生产力在不同领域的具体应用为书写对象的科普文学也迎来了全新发展。

为网络文学加载价值空间。网络文学因互联网的发展而诞生，如今已发展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方阵。网络文学以超长篇、去中心、互动性、类型化、商业化等为主要特征，适应新的传播特点和阅读方式，在读者大众中得以普及，成为文学发挥娱乐功能、传播文化价值、凸显市场价值的重要载体。随着人类的认知边界从陆、海、空向天际宇宙拓展，网络文学在保持既有优势的同时，也从卫星互联、太空旅游、太空育种等题材中获取灵感，建构贴近科技现实的新空间。此外，

人工智能的出现还将整合和重塑网络文学平台，从艺术性、互动性、思想性等方面强化文本价值，从动画改编、视频制作、翻译输出等方面进一步赋能网络文学。

为文学跨界提供发展空间。当代文学在传播媒介、阅读方式等方面也深受新质生产力影响，文学边界不断得到拓展。人工智能的创新热潮，文生图、文生视频、多语种翻译等智能模型的出现，使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能够通过提示直接生成视听形态；多媒体演绎、跨门类改编、跨语言翻译以及数字出版，或将成为与传统文学并存的新形态；文学的多语种表达、多门类表现将更易实现，文学的生存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可以想见，在新质生产力的加持下，当代文学将会拥有更新的发展前景。

新质生产力为当代文学提供新的生产路径

新质生产力与文学的交互作用，不仅深刻影响了文学“写什么”，也引发了当代文学“怎么写”的变革，为当代文学生产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

人机互动有效丰富文学生产。文学创作向来是个体劳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丰富了文学的创作行为。探索者借助人工智能从事文学写作，引发关于文学创作主体的思考。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人工智能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出版，到2024年我国第一部人工智能长篇小说《天使命徒》发布，探索者通过人机合作，令大语言模型在文学写作上发挥越来越强大的作用。ChatGPT横空出世，人工智能不仅能参与到艺

术创作中，还可能逐渐自主从事某些艺术创造，而原本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转而变成训练和投喂大语言模型的各种信息素材。在硅基芯片和碳基生物融合技术取得颠覆性突破后，通过更为直接的脑机互动，人工智能将在文学生产、文学教育、文学娱乐、文学批评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人机深度融合革新文学创作。当人工智能解决了网速、耗能、芯片和素材等问题后，其基于全网智慧的创作水平很可能将不亚于人脑。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人工智能，必然要和人的创作比肩，进而促使文学迈向人机融合这一新的生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大语言模型参与文学创作时，要把握好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伦理，当前可参照科技部《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指引，对生成式内容予以标注并简述生成过程，解决知识产权等问题。但未来如何处理，仍需进一步观察与思考。

当代文学是关注和应用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新质生产力对于当代文学写什么、怎么写、如何读、如何想以及如何翻译、改编等，都带来了颠覆式变革，文学创作和文学想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哺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正面切入描写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生活场景，讲述新的人物故事，探析新的世情人性，构建新的审美规范、抒写新的时代精神，是每位作家肩负的时代使命。将新质生产力运用到文学发展各个方面，推动文学想象和现实生活的多维互动，促进当代文学实现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满足人民群众浸润真善美的多层次需要，对于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土家族作家)